



东北老航校纪念馆。

走近密山红色基地

□文/摄 武苗苗



八一建军节之际,我应邀走进鸡西地域内的几处红色革命基地。纪念馆的展柜里,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浸润着烽火岁月的影像,一件件老物件展示着那些年代的苦难与荣光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鸡西人,每当目光掠过这些承载着热血与信仰的建筑和场景,总会翻涌着难以言喻的自豪和敬仰,它们是这座边陲小城最厚重的底色,是镌刻心灵深处的精神坐标。

战争从来都是藏着不忍触碰的伤痛和残酷。所谓英雄,不过是在黑暗中选择勇毅前行的普通人。可正是在那些浸透血泪的岁月里,英雄们如星火般闪亮。他们或许只是史料里一个模糊的姓名,是老照片中穿着军装的普通一兵,是历史资料中一笔带过的平凡将领,仿佛从泛黄的书页里走出来的人物,却在真实的历史进程里活成了不朽的雕像。

东北老航校纪念馆静立于密山市的土地上,作为党员教育、光荣传统与爱国主义三大教育基地,它如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,守望着这片承载着新中国航空梦想的土地。



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。

通往纪念馆的小路蜿蜒向前,远远望去,一幢浅灰色的楼宇独自矗立,周遭没有高耸的建筑与之相伴,更凸显其肃穆。楼顶“东北老航校纪念馆”几个烫金大字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过往的峥嵘。楼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,枝叶交错间,将岁月的秘密悄悄掩藏,那些曾在这里激荡的故事,似乎早已在时光的冲刷下归于平淡,却又在寂静中酝酿着不朽的力量。

场院里,几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捐赠的飞机静静停放。机身布满斑驳的痕迹,那是岁月留下的勋章,每一道划痕都浸染着曾经的辉煌与创伤。触摸着这些历经风雨的钢铁躯体,仿佛能听见当年引擎的轰鸣在耳畔回响。步入纪念馆大厅,一架崭新的飞机模型迎面而来,机翼舒展,似要冲破束缚、直上云霄,与室外那些饱经沧桑的“老兵”形成奇妙的呼应。讲解员的声音轻柔却有力,引领着参观者沿着航校的历史轨迹,一步步走进那些被时光尘封的久远故事。

这里孕育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空阅兵的全部飞行员,他们驾驶着战机掠过天安门广场的身影,成为共和国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;这里开创了喷气式飞机击落美国战机的英勇先例,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空军的崛起;这里甚至有日军投降人员转化为技术骨干的特殊篇章,在历史中书写着别样的传奇。

东北老航校在密山的三年零四个月,是一段曲折离奇的历程。在这座北方边陲小城,前辈们用坚韧与执着,熬过了艰苦卓绝的岁月,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从这里走出的无数优秀将士,为了保家卫国,奉献了青春、热血乃至生命。馆内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鲜活的故事,每一张面孔都透着飒爽英姿。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,崇敬之情会溢满心底,让人读懂什么是家国情怀。

走出纪念馆时,阳光有些刺眼,路边鲜艳娇美的花朵却开得热烈。它们与馆内那些苍凉陈旧的图片形成鲜明对比,仿佛在诉说着时代的变迁。但无论现实如何改变,那份沉淀在岁月里的厚重使命感,始终在提醒着我们:不忘来路,方能致远。

鸡西曾是“北大荒”的代名词,土地荒芜、人烟稀少、气候恶劣,酷寒与贫瘠在风中嘶吼,生存的脚步每一步都深陷艰难。就在这片被视作“生命禁区”的黑土地上,王震将军率领着一群热血儿女,用镢头劈开冻土,用信念点燃荒原,硬生生将莽莽荒原雕琢成千里良田,这是比神话更震撼人间奇迹。在密山人民心中,王震将军是心中永不褪去的纪念,是这片土地永恒的坐标,是镌刻在时光里的英雄。

为了留存这段改天换地的史诗,在密山市当壁镇建设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。馆前的石壁上,“艰苦奋斗、勇于开拓,顾全大局、勇于奉献”十六个大字,是北大荒人用血汗写就的精神图腾,是经历风吹雨打的最好诠释。纪念馆不远处,建设了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碑,一处圆形花坛收集着王震将军路过的每一片荒原的五色土,有开发北大荒事迹的雕刻石碑,雕刻石刻凝固着拓荒者挥汗如雨的瞬间——粗糙的手掌紧握犁耙,冻裂的脸庞迎着风雪,每一道沟痕里都奔涌着



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碑。

滚烫的生命力,目光所及,皆是荡气回肠,震撼人心。抚摸雕刻着开发事迹的石碑,指尖能触到岁月的温度,心中都会产生对开拓者的敬畏,那是对奋斗者的礼赞。

踏进纪念馆,映入眼帘的就是王震将军的半身塑像。讲解员会轻声提醒:“请脱帽站立,向将军鞠躬致敬。”当所有人肃立的瞬间,讲解员低沉的嗓音在馆内回荡,念诵着碑文里的滚烫岁月。英雄虽已长眠,可那双眼眸依旧注视着这片土地,精神永存,如不灭的火种在时光里燎原。

馆内,“开国将军、拓荒先锋”八个大字赫然醒目,是对将军最好的注解。循着展厅前行,如同踩着将军的足迹穿越时空:从戎马倥偬的开国功勋,到躬身田畴的拓荒先锋,将军的身影与北大荒人的群像交织成壮阔的画卷——他们弯腰垦荒时的铮铮脊梁,挥镐沉重时的汗如雨滴,顶风冒雪建设家园的坚韧不屈,脚下的黑土地在光影里逐渐苏醒,从黝黑的沉默到翻涌的麦浪,每一寸都浸透着汗水的咸涩与收获的甘甜。将军带领着万千官兵,前赴后继,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祖国最艰难的地方,耕耘劳作,不畏艰难,将无尽荒凉变成万顷良田,将昔日“北大荒”开垦成了如今的“北大仓”。

走到展厅尽头,一幅巨画骤然撞入眼帘:将军站在翻滚的金色麦浪里,银发生辉,光芒万丈,身后是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,眼前是望不到边的丰收图景。那一刻,仿佛能听见麦穗在风中低语吟唱,收获的季节里,那是金灿灿的辉煌,那是奋斗者无尽希望。

英雄虽逝,精神的种子早已在黑土地里生根发芽。如今,每当风吹过北大荒的田野,那沙沙声响里,那颗粒归仓的果实里,依然藏着将军的叮咛,藏着开拓者们呐喊,永远激励着后来者,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,续写新的传奇篇章。

牡丹峰寻幽

□文/摄 安石榴



牡丹峰国家森林公园景观。

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抱怨,而这个态度又不是来源于顺遂的人生,那我猜,他会喜欢坐落在牡丹江市的牡丹峰国家森林公园的。

先有一湖静卧山谷之中,那从城里来的、浑身疲惫的人立马静下来,耳朵和心立即清静,仿佛大自然有降噪功能。这湖没有名字,却是美的——原来美好的事物也可以不设立名目,就那么自在悠然。湖面一片清幽藏蓝,完整地再现了一侧山的样子。我想,它复刻的完整度是惊人的,假如这座山确实想知道自己的模样,它此刻就达到了目的。我不记得在哪个湖里看到过这么清晰的山影,树冠的膨胀和起伏依稀可辨,还有白云,都和真实的存在一一对应,毫厘不差,那真是绝妙的对称,绝对和谐。它另有半湖荷塘。东北的盛夏,是荷花盛放的季节,却也并不抢风头,它开它的,而且它知道它并不是主角。大自然中没谁是主角吧?它只是向山谷延展,将清香和青翠向时间的轴线延展。似有另一片水草,在远处一派苍茫,深不可测。人便侧了身,抬了头,眯了双眼,一张望。虽然并不能见到尽头,只是极力远望。这就够了,满目青翠,还奢望什么?

这样稍事停顿,慢悠悠向山上行进。路两旁都是钻天的落叶松,散发着迷人的松香。人生的长路需要这样的陪伴啊:单纯的气氛,纯真的味道——这些需要自行对比昔日领受的各种香薰的味道吗?不一定啊,有时候不需要对比,就能直接判断出好坏呢,于是你知道你走在一条好的路上。

这一段路并不难走,略显艰难的是进林子爬上顶峰的路。这条需要攀登的路不长,却比较险要,眼前壁立火山石峭壁,身后又是虽然可见底却难以估量的深渊。眼睛传递给心脏一波惊恐的密匝曲线,但人却十分兴奋,知道乐趣就在这险要之中。人到底是人,需要一点冒险的快乐。这座山确实独特,到处都是黑黝黝的火山石,就落在树林里,当然你说树长在火山石之间更恰当。但不会有这种争论,会被一阵阵的想象覆盖。这一带群山中有火山。即使你觉得不可思议,因为并不见火山口,好像这些火山石没有来路。然而,这恰好属于想象的空间啦!你并不知道火山的确切位置,可你眼见着巨大的或者零碎的火山石遍布,你于是确定知道,可能百万年前的纪年中的某一天,地动山摇,火团飞溅,划过浩渺的长空,它们摧枯拉朽……然后,今天,攀登中偶尔在树的枝叶中看到另一排山谷的开阔地,有田地,有房子,都十分小巧并安宁的样子。现实和想象让人着实震惊,充满行者自己编织的故事性,而且全是关于开天辟地的故事。

山顶是另一番气派,的确如此,需要用气派这个词。站在山顶上,才知道人的眼界天生是宽阔的,世界是广大的。假如一个人后来什么都看不到、领会不了,那不是造物主的缘故。我们的思想被什么困住了或者限制了?但此刻我不会想这个问题,我只想好好发一会呆。是真的发呆,我就坐在一块岩石上直视前方:那神秘的五重山峦,从苍绿到青黛,淡蓝,或者由描摹细腻的工笔树山,到浓墨的写意,再到淡淡的晕染;或者追随一片透过云层的光,看山林如同舞台的光柱打在上面,又瞬间移走。那片亮绿山林突然回归墨绿。五重山不动,却时刻在千变万化,直到大片夕阳的光辉,穿插在黑灰色的云片中,黄和橙击穿它们,层层叠叠斑斓之色将大半天空渲染得热烈蓬勃……这时候,山风轻盈着传递而来,一种难以描述的东西游离于肉体之外,从眼前出发,向五重山的最后一重奔去——这里没有隐喻,这只是一个对生活没有什么抱怨、又经历了半生蹉跎的人,完美的一天罢了。



老渡口的钢浮桥。

站在嫩江市这个公园的门前,望着红漆门柱重檐虎殿式的大门,刹那间有些恍惚之感。

跨上石阶,步入其中,熟悉的杨树依旧身材挺拔,秀丽的白桦树,虬枝旁逸的柞树也还能看到昔日的影子,榆树墙修剪得整齐,满眼青翠。园中的花朵们,斑斓多姿,鲜艳美丽,令人心生欢喜。初升的阳光透过树叶,在园中平整宽敞的广场上,洒下斑驳摇曳的光点。晨练的人们有跳舞的、打太极拳的、甩鞭子的,在各自喜爱的运动中舒展着身体,也抒发着情怀。公园里洋溢着闲适活泼的生气。这一带是少年时和伙伴们常来游玩的地方,可眼前的景色却很是陌生。这就是和嫩江老渡口相连的北花园吗?

好多年前的富民大街,是一条没有名字的土路,路面被车马碾压得坑坑洼洼。这里虽然叫花园,有几段榆树墙,围着铁丝网,就是块绿地,没有花。除了葳蕤的野草和恣意生长的柞树、桦树、杨树和柳树棵子,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菜地,还有几个坐北朝南水泥砌就

的烈士墓。上初中时,每年的清明节,学校都组织我们来这里扫墓献花。

绿地的北面,有个高高的土台,上面立个飞檐斗拱古样式的望江亭。日久年深,亭子漆面斑驳,很是破败。可在孩子们的眼中还是很别致的。土台四壁陡峭,蹬脚的土窝跨度较大,小孩根本爬不上去。听说以前有一架木梯子来着,后来烂掉了。每次进园里玩儿,我都望着那个亭子遐想联翩,若能爬上去,居高临下地看看蓝色缎带般向西流淌的嫩江该多有趣啊。再遥望一下江北的内蒙古草原,说不定能看见姐姐说的那片野玫瑰花呢。容不得多想,江水的气息磁石般吸引着我们,直奔北门外的江边。

出了北门,宽阔的江面,繁忙的渡口就在眼前。有渡口就有渡船。那时嫩江渡口的南北两岸,各有一座圆木搭的大塔楼,两座塔楼之间拉着一条粗壮的跨江钢索,钢索上挂着一滑动的铁链,铁链牵拉着两岸来回摆渡的大船,就像把年幼的孩子拴在床上一样,铁链

防止着渡船被湍急的江流冲击,不能准确地靠上对岸的码头。大渡船能同时摆渡两辆汽车,三四挂马车,还有大木轱辘,走起来吱吱扭扭的勒勒车和几十号人。开船时,好几个船工撑着碗口粗的木篙,喊着号子撑着大船离岸,进入江流中,铁链控制着行船的方向,在江面犁出一道斜向的涌浪,靠上对岸的码头。那跨江的铁索,那气派的渡船,那些船工呐喊着摆渡的场面,气势恢宏地留在记忆中。

现在的北花园是一座花木扶疏设施齐全的公园,为市民们提供了放松身心,休闲娱乐的空间。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小径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感受着拂面的微风,心情随之愉悦起来。特别是园中那座“平安池”雕塑,构思别致,耐人寻味。圆形的一池清水,睡莲叶宛如一个个小玉盘漂浮在水面,在阳光下明亮地闪烁着,为静谧的池水增添了生动与雅致。池中伫立着宝蓝色描金花纹的巨型花瓶,瓶底的石托和瓶口的石球遥相呼应,还有两个绛红色的酒瓶依偎着花瓶,呈倒伏状,看上去仿佛有飘香的美酒注入池中……瓶石青莲(平实清廉)、瓶瓶(平平)相连,酒酒瓶安(久久平安)……这雕塑仿佛含着满腹忠言,散发着浓郁的祝福和企盼。让人想起毗邻的嫩江酒厂,1972年就酿出被评为省优部优,名为“嫩江春”优质白酒。鲜花美酒敬英雄,愿你所愿,家乡的人民享受着盛世的繁华……这个园子现在叫“双拥公园”,拥抱历史,拥抱明天。

眼前的嫩江渡口,大木船早已驶进了幽深的历史航道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十多米宽,二百多米长卧波长虹般的钢铁浮桥,把两岸连接起来。浮桥很有特点,说它是超级大的积木也不为过。因为它是由几段桥箱,在江面上拼接而成的。中间走车,两侧是人行道,桥上还有路灯。每年春天开江之时,上游的冰排下来,就把这阻拦在江面的桥拆解开,桥箱撤到岸边,给冰排们让出浩荡过境的通道,之后再组装上。这一拆一装,彰显出架设浮桥的灵便,也是科技优势的转化。两侧的桥

头都支着起重机吊臂般的跳桥架,看上去很是壮观。跳桥架吊起宽厚的条形钢板搭到岸上,把岸与浮桥紧密连结,让车辆平稳过桥,极大地方便了两岸的往来通行,为两省区(嫩江是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省际边界)人员的交流和经贸活动注入了活力。据说此桥独特的风格,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慕名前来观赏。还有一点,就是从过桥的车辆中,早已看不到当年勒勒车的身影了,它们也完成了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人运货与代步的使命,像大木船一样,到历史的隧道中休憩去了。

这明媚的清晨,造访的两处景观,所及之处令人心生感慨,不论是双拥公园的花木和雕塑,还是老渡口的浮桥和江流,都在有节奏地诉说着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沧桑往事。而花园外和江岸上,高楼大厦画出的错落有致的天际线,描绘出建设者的雄心和城市的愿景。嫩江清澈的流水则像血脉一般,哺育着这片土地的富足与丰饶,也记录着城市的历史变迁和辉煌。

这里,是很值得一游的地方啊。



双拥公园大门。